

叢編
文獻資料

中國人民大學
新聞學院藏稀見
民國新聞
史料彙編

方漢奇 王潤澤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14

任白濤 著

應用新聞學

上海東亞圖書館發行，民國十八年（1929）鉛印本

第十四冊目錄

應用新聞學	一
新聞學研究	二二五九

任白濤著

應用新聞學

亞東圖書館印行

1928

應
用
新
聞
學

任 白 濤 著

中國新聞學社叢書之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初版
1000册

一九二六年六月訂正再版
2000册

一九二八年九月訂正三版
2000册

一九二九年六月訂正四版
2000册

當個新加的卷頭言

——一段商務當局者的來信——

「敝館前收外稿新聞學大綱一書，因有與大作雷同之處；嗣經發覺，即已停止發行；以後亦斷斷不再發行！」（註）

（註）標點符號是我另加的。

白濤特錄。

序

憶吾少小之時，即嗜報紙成癖。逾冠，與海上二三報社締特別通信之約，而遂置吾身於新聞界，此十年前事也。然吾當時對於新聞事業，興味雖極濃厚，却甚不滿意於中國新聞界，偶有感觸，輒記錄之。若於新聞雜誌中見有涉及新聞紙及新聞記者之事，無論殘簡零篇，更悉珍重收藏。私願於他日爲一書，初未知有所謂『新聞學』也。嗣以祖喪退職。繼復東渡三島，始知二十世紀之學術界，早有所謂『新聞學』者，插足其間，而流布三島者，且亦累月經年矣。課餘，於坊肆遍蒐新聞學一類之典籍，旁稽各種新聞雜誌，終仿杉村氏著『最近新聞紙學』之體例，編製此書，——一九一六年冬屬

稿，一九一八年夏完成。乃就正於愛研斯道之吾友王拱璧，旋經拱璧讎校一過，是正甚多，吾深感之。

一度返國之後，更番東渡，欲刊此書於江戶。未幾，學潮勃發，踉蹌西歸，是爲吾書出版之一大頓挫。——在蹉跎復蹉跎中，頻頻造成與吾書以新生命——易稿——之機會。

昨年夏，南遊至滬，新聞界之舊識新知，咸力促吾書行世。然吾於此書，其始也，唯恐其出之遲，迨夫歷閱數稔，則又唯恐其出之速。蓋吾每經一度之改正，必得一度之後悔。故當發刊之會，決不敢率爾從事，而海上雜冗，不適吾居，乃卜遷西子湖畔山幽林邃之處，整理吾書。——自然美與吾以極大之恩惠，而吾書亦得以均霑。換言之，百泉交匯之聖水，忽使吾之性

靈受嚴重之洗禮，而湖山之秀氣，尤不無爲吾書添若干之點染焉。既而分篇付梓，直至本年初冬，校事始畢。

此區區十萬言之冊子，吾實用去六七寒暑，其間吾固非無別爲，而吾之精神，殆無時無刻而不寄託於此書。至於湖居之年餘，則又純爲此書所銷磨。吾自問後悔成分，已減至零數，可告無憾於讀者矣。然而淺學如吾，時虞不逮，吾今後唯一之希望，是在大雅宏達之教誨耳。

白 濤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於西湖，六一泉畔。

寫在任著新聞學的上頭

一九一七年，我到東京，見着我的朋友白濤，正在努力地做新聞學著述的工作，積稿已經滿案了。那時屋裏雖只白濤一人；但我的確覺得有兩個朋友在座。「快把同胞們餓死了！你還要『割必正膾必細』嗎？」這是我當時催促白濤趕快脫稿的一句深刻的激勸的話；因為我很知道有許多常讀報紙而不知報紙是什麼東西的人，都在那裏餓着候賑哩。——隔了一年，白濤這書還沒出版，我又笑着同他說：「新聞學的頭生兒真難產啊！」那裏知道這書雖然是白濤的處女著作，而他却是不肯輕率地使它出去見人。他一定要叫我替他看一下子，對於這書出世，懷抱有無窮的願望的我，當然不便推辭，

於是我就很熱心地把這部十來萬字的新聞學——中國新聞學的頭生兒——從頭到尾，都看遍了。

在白濤的新聞學出版之前，曾有一本新聞學出世；但是我看那本書，總覺得不像個科學。後來——白濤的新聞學出版以後——接二連三地又有幾本不正不歪——四不像——的新聞學出現於中國的學術市場；——但無論如何總算有了幾本國產新聞學；而忍饑多年的一般不通外國文和通外國文而沒讀過外國文新聞學的人，也總算得着一點新鮮的食品了。——按正說：新聞學是可以促進報紙的改善的；誰知候了一年又一年；逐漸改善的，真是等於麟鳳；不善的仍是不善。——就量上說，近幾年的報紙，也算增加得不少；但就質上說，我實在不能夠昧心地盲目地去恭維它們！——我爲什麼不能夠恭維它們呢？

報紙第一的要務，乃是明確地把新聞記事報告於讀者；而新聞記事的外表和內容，更須富於公正的，民衆的，教育的，藝術的，和現代生活的色彩：必定有這種記事，滿載於報紙上，這報紙才算善良的報紙。返觀我國大多數的報紙上的新聞記事，還是承襲着十七八世紀的東方御史的『有聞必錄』『言者無罪』的曠典，殊俗：造謠也罷，杜撰也罷，模糊影響也能，腐化污濁也罷，個人陰私也罷，帝魔符咒也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幾張潔白的紙，弄得烏烟瘴氣，怎配稱做新聞記事？

報紙所以能夠指導輿論代表民意者，全賴論評；換言之，論評對於報紙，實負着重大的責任。我國現在報紙上的論評，除少數又少數的幾個例外，大概以卜列二類為最多：第一是模棱：這一類的論評，往往出現於色彩